

目 录

第一章 蒙古的兴起与元朝的建立	1
第一节 蒙古族起源及各部的分布.....	1
第二节 蒙古各部的统一及蒙古民族的形成.....	8
第三节 蒙古势力的扩张	18
第四节 忽必烈建立元朝	24
第二章 元代的蒙古族	34
第一节 外徙与分布	34
第二节 社会经济与阶级状况	50
一、社会经济	50
二、阶级状况	62
第三节 文化、宗教与习俗	71
一、文 化	71
二、宗 教	86
三、习 俗	99
(一) 衣食住行	99
(二) 婚姻状况	109

(三) 丧葬与祭祀	114
(四) 禁忌与习尚	119
第三章 元代西北民族	125
第一节 元代色目人	125
一、“色目人”的意义	125
二、元代色目人的地位	127
三、康里、哈剌鲁等色目人在文化上的建树	134
第二节 元代回回人	139
一、“回回”一词的变异	139
二、回回人东迁	140
三、回回人在元朝的地位	146
四、回回人对元代科学文化的贡献	158
五、元代回回人的华化、信仰与习俗	169
第三节 元代畏兀儿人	181
一、关于“畏兀儿”的名称	181
二、畏兀儿溯源	183
三、畏兀儿与蒙元的关系	193
四、蒙元时期畏兀儿地区的经济与文化	203
五、畏兀儿人在元朝的地位与影响	212
六、入居内地的畏兀儿人	223
七、关于撒里畏兀儿	229
第四节 元代唐兀人	232
一、唐兀与河西	232
二、党项羌与西夏建国	233
三、西夏的社会经济与文化	235

四、西夏亡国与元代的河西地区·····	239
五、入居内地的唐兀人·····	249
第四章 元代东北民族·····	260
第一节 蒙古的经略与元朝的设制·····	260
一、蒙古的经略·····	260
二、元朝的设制·····	262
第二节 元代契丹人·····	268
一、契丹源流·····	268
二、金代的契丹人·····	271
三、蒙元时期的契丹人·····	274
第三节 元代女真人·····	281
一、女真族源流·····	282
二、女真的统一与金代女真人·····	284
三、元代的女真人·····	288
(一) 中原内地的女真人·····	289
(二) 东北故地的女真人·····	294
第四节 水达达、兀者诸部、吉里迷及骨嵬、亦里于·····	299
一、水达达·····	299
二、兀者诸部·····	303
三、吉里迷·····	305
四、骨嵬与亦里于·····	308
第五章 元代的吐蕃·····	312
第一节 吐蕃与蒙古的早期关系·····	312
第二节 元朝对吐蕃的统治政策·····	321

一、尊崇帝师·····	322
二、设置宣政院·····	327
三、籍户与置驿·····	336
第三节 元代吐蕃内部状况·····	342
一、人口分布·····	342
二、社会组织·····	344
三、佛教宗派·····	349
(一) 萨迦派·····	350
(二) 噶举派·····	352
(三) 宁玛派·····	355
(四) 觉囊派·····	356
(五) 夏鲁派·····	356
(六) 噶当派·····	357
四、吐蕃文化·····	361
(一) 经典的整理·····	361
(二) 佛学著作·····	363
(三) 文字创造·····	366
(四) 建筑与画塑·····	367
五、吐蕃婚俗与葬俗·····	368
六、吐蕃反元起事·····	371
第六章 元代云南民族·····	373
第一节 征服与设制·····	373
一、蒙古征服大理国·····	373
二、元朝在云南的设制·····	377
三、元代云南土官制度·····	381
第二节 经营与开拓·····	388

一、兴修水利·····	388
二、推行屯田·····	390
三、设置驿传·····	393
四、兴办儒学·····	397
第三节 元代云南各民族状况·····	400
一、白 人·····	401
二、罗 罗·····	412
三、末 些·····	424
四、金齿百夷·····	427
五、斡 泥·····	442
六、土僚蛮·····	443
七、野 蛮·····	445
八、蒲 蛮·····	446
九、卢 人·····	447
十、撓 人·····	448
十一、峨 昌·····	449
第四节 云南各民族的反元斗争·····	451
一、大德年间“诸夷之乱”·····	455
二、延祐到至顺年间云南行省的“内乱”·····	456
三、顺帝至正年间各民族的反元起义·····	457
第七章 元代湖广及东南沿海民族·····	464
第一节 征服与设制·····	464
一、元朝的征服·····	464
二、元朝的设制·····	468
三、屯田与置驿·····	472

第二节 各民族状况·····	476
一、苗·····	477
二、蕃（仲家）·····	484
三、峒（洞人）·····	486
四、仡佬·····	489
五、徭人·····	491
六、僮人·····	495
七、黎人·····	499
第三节 各民族的反元斗争·····	507
一、僮人黄氏、岑氏武装抗元·····	508
二、苗民的反元起事·····	511
三、徭民的起义·····	515
四、黎族人民的抗暴斗争·····	520
五、畚族反抗元统治的持续斗争·····	522

第一章 蒙古的兴起与元朝的建立

第一节 蒙古族起源及各部的分布

我国北方的大漠南北地区，自远古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在漫长的岁月中，各个冠以不同名称的游牧民族兴衰嬗替，相继称雄，在茫茫草原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他们的活动构成了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重要篇章。公元十三世纪初，又有一个游牧民族共同体——蒙古族崛起于漠北地区。这个虎虎有生气的新兴民族，在半个多世纪中完成了全国大一统的空前伟业。蒙古族所建立的元王朝，从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算起，享国虽不满百年，但元代在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中，却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元代空前规模的大一统在中国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蒙古”一词是蒙文“忙豁勒”或“蒙古勒”（Mongol, Moggol）的音转。汉文文献记载中“蒙古”的同音异写尚多，如蒙兀、蒙瓦、盲骨子、朦骨、萌古、朦古、萌骨、蒙古斯、莫卧

儿、莽武特等等，不一而足^①。这一词汇究竟作何解释？古今中外学者说法各异，迄今仍无定论。南宋时人彭大雅云：“黑鞑之国，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曰蒙古。女真名其国曰大金，故鞑名其国曰银。”^②但王国维、韩儒林等近代学者对此说均不予赞同。据伊利汗国史学家拉施特所编著《史集》云：“‘蒙古’一词，……意即‘孱弱’和‘淳朴’。”^③这种解说，也不为施密特等外国学者所接受，他们认为“蒙古”恰与上述含义相反，其语源为 Mong，是“勇悍无畏”的意思^④。海外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认为这个词的含义是“永恒的中心”或“永恒之河”^⑤。新近苏日巴达拉哈又提出一说，他认为对“忙豁勒”的正确解释是“以蒙部为总中心的永恒天族”^⑥。总之，自古迄今，对“蒙古”名称的解释分歧各异，其原因或许正如邵循正先生所说：“蒙古对忙豁勒，译法本不确。‘忙豁勒’原义在十二三世纪已被人忘掉，现在更无法索解了。”^⑦

关于蒙古民族的渊源，长期以来在学术界也是仁智互见，说法不一。有人主源于东胡说，有人主源于匈奴说，有人主源于突厥说，有谓裔出黄帝者，有人提出“满蒙同源论”，甚至还有人认为蒙古民族来源于印度——西藏。总之是聚讼纷纭，各持己见，很长时间未成定论。目前有一种观点已渐占主导地位，即认为构成

① 参阅韩儒林《蒙古的名称》，载《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黑鞑事略》。

③ 《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251页。

④ 见施密特《蒙古源流》德文译本，第2页注③，圣彼得堡，1829年。

⑤ 见国立台大《文史哲学报》第9期，姚从吾、札奇斯钦校补《元朝秘史》38页，注①。

⑥ 《蒙古族族源新考》，13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

⑦ 邵循正《蒙古的名称和渊源》，载《元史论丛》第1辑。

蒙古民族共同体的核心部落蒙古部，是源于东胡系统的蒙兀室韦。

屠寄是最早系统地提出“蒙古源于东胡”说的我国学者。他认为：“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也，其先出于东胡。楚汉之际，东胡王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杀，余众迸走，保险以自固，或为鲜卑，或为乌桓，或为室韦、契丹，在南者为契丹，在北者曰室韦。室韦依胡布山以居，分布难水、完水、深末怛水之间。后魏分为五部……至唐部分愈众，而蒙兀室韦北傍望建河。望建，即完水，今黑龙江也。蒙兀之名，始见于此，……今通作蒙古。”^①屠寄的论断，今天已为多数中外学者所接受。

这种看法是具有充分史料根据的。早在南宋初年，洪皓在《松漠纪闻》中就已明确指出了蒙古部与蒙兀室韦的渊源关系：“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滕骨国，……即唐蒙兀部。”据《旧唐书·北狄传》记载，在俱轮泊（今呼伦湖）以北，傍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而居者，有西室韦、大室韦、蒙兀室韦等部。其中蒙兀室韦就是构成蒙古族核心的原始部落。拉施特在《史集》中也说蒙古人的先民原来居住在名叫额尔古涅·崑（崑为峻峭之意）的深山，后从山中迁出，一部分游牧于额尔古纳河与呼伦湖及其西南之地，另一部分则西迁到鄂嫩河与克鲁伦河的上游及两河之间的肯特山一带。据最早的蒙古典籍《元朝秘史》（又称《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祖先孛儿帖赤那（意为“苍色的狼”）与豁埃马阑勒（意为“惨白色的鹿”）一同渡过腾汲思（突厥语意为“海”，当指呼伦池），来到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的孛儿罕山（今肯特山）前住下。拉施特也说，冲出额儿古涅·崑的蒙古

^① 《蒙兀儿史记》初刻本卷1《世纪》。

人中，就有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①。从中外文献记载来看，所描述的蒙古族先人最早居住地域与迁徙过程，全然吻合。

《元朝秘史》中说古代蒙古人认为其始祖为孛儿帖赤那（苍色的狼）与其妻豁埃马阑勒（惨白色的鹿），这个传说暗示出古代蒙古人的图腾崇拜。狼、鹿等动物图腾的产生有着明显的地理特点。以往的高车、突厥、薛延陀、回纥等草原游牧民族也普遍存在过以狼为代表的动物图腾，蒙古先民曾以苍狼、白鹿为图腾（狼取其雄武，鹿取其柔顺），亦不为怪。我们知道，世界各民族都是经过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而渐次产生祖宗崇拜，这大体上是从氏族发展到部落的过程。从史书记载的传说反映出这样的史实：蒙古民族的发祥地是在额尔古纳河一带的崇山密林中，随着岁月的推移，从氏族发展到了部落。部落不断繁衍的结果，使他们终于沿着额尔古纳河走出世代所居的莽莽山林。其中有两个以狼、鹿为图腾的姻族从呼伦贝尔草原，向西迁徙到斡难河源头的兀儿罕山一带，从此这一广阔的地域成了蒙古诸部活动的中心。

这个迁徙活动大致始于公元八世纪以后。蒙兀室韦部众向外迁徙后组成相当大的部落集团，据拉施特的说法，分为尼伦蒙古和迭儿列勤蒙古两大分支。被称为尼伦（即“纯洁”之意）蒙古的部落主要有：孛儿只斤、札只刺、泰赤乌、散只兀、哈答斤、巴阿邻、照烈、那也勤、巴鲁刺思、兀鲁兀、忙兀、主儿乞、朵儿边、赤那思等部。被称为迭儿列勤（即“一般”、“普通”之意）蒙古的部落主要有：弘吉刺及其分族亦乞列思、兀良哈、斡勒忽讷兀惕、哈刺讷兀惕、火罗刺思和也里吉斤、许兀慎、速勒都思、伯岳吾、不古讷惕、别勒古讷惕等部。尼伦蒙古是《元朝秘史》所

^① 《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6页。

说阿阑豁阿“感天光”所生之子不忽塔吉、不合秃撒勒只、孛端察儿的后代；迭儿列勤蒙古则有出自“黄金壶”的传说。这两大分支合称为合木黑蒙古，意即全体蒙古人。

自公元九世纪中叶回鹘汗国覆灭之后，整个漠北草原一度出现了部族权力的真空状态，等待着新的民族来填补。于是，包括蒙古人在内的众多室韦——靺鞨部落迁入了漠北草原地区，并向整个蒙古高原扩散。直到蒙古建国前的几个世纪里在漠北草原及其周围地区呈现的是一幅部落林立的画图。东起合刺温山（今大兴安岭），西及阿勒台山（今阿尔泰山），北抵菊海（今贝加尔湖）以及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与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流域，南至阴山（今大青山），在这片广袤辽阔的土地上，分布着数十个大大小小的部落，这些部落“人多散居，无所统一”，处在分散游离的状态。

这许多部落，从其语言族系来说，分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属于蒙古语族的除上述合木黑蒙古诸部外，还有塔塔儿、札剌亦儿、蔑儿乞、斡亦剌、八剌忽等部。属于突厥语族的则有克烈、乃蛮、乞儿吉思与汪古等部。

从社会经济状况来看，大体可分为草原游牧部落与森林狩猎部落两大类型，蒙古、塔塔儿、克烈等大多数部落是草原游牧部落。这些部落分布在从呼伦湖与贝加尔湖一带至阿尔泰山以西地区的平坦草原或山地草原上，过着“迁就水草无常”，“皆以黑车、白帐为家”的游牧生活。斡亦剌、八剌忽、兀良哈等部是森林狩猎部落。这些部落广泛分布于贝加尔湖周围、叶尼塞河上游额尔齐斯河流域，这里是一片山岳连绵、森林密布的地区，他们没有篷帐与穹庐，住在桦树皮和树杈盖成的茅屋里，主要以狩猎为生，辅以采集与捕鱼。草原游牧民称他们为“槐因亦儿坚”，也就是

“林木中百姓”的意思。

以上划分只是大体而言。实际上，那些室韦——靺鞨人在外迁过程中，不断吸收大量突厥、回鹘及其他突厥语族人作为自己的部落成员，在语言、习俗、种族成份等方面经历了相当程度的突厥化过程。有的学者指出“蒙古语中的大量突厥借词，蒙古人中的浓厚的突厥影响，突厥语地名的保留，都说明有为数不少的突厥铁勒人掺进蒙古人中”^①。可见蒙古语族人在血统与文化上与突厥语族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以后蒙古民族形成过程中，那些突厥语族各部落则逐渐蒙古化了，最终融合进新的蒙古民族共同体中。同样，有不少部落也难以明确归类为森林狩猎部落或草原游牧部落。有的森林狩猎部落已在向游牧生活方式过渡^②，而草原游牧部落又往往从事狩猎及采集活动^③。总的来说，当时各个部落正处在从森林狩猎部落到草原游牧部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在阴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分布着许多互不统属的部落，除蒙古部外，主要还有：

塔塔儿部。又写作达达儿、鞑靼、达怛、达达等。驻牧于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下游与阔连海子（今呼伦湖）、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地区。这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唐代突厥文的《阙特勤碑》即有塔塔儿的记载。据拉施特在《史集》中所记载，塔塔儿分为秃秃黑里兀惕塔塔儿、按赤塔塔儿、察罕塔塔儿、阔亦坛塔塔儿、迪列土塔塔儿、阿鲁孩塔塔儿等六部，共有七万户人家，即

①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

② 参阅库德里亚夫采夫等《布里亚特蒙古史》高文德中译本，上册，第3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1978年。

③ 见《元朝秘史》第26节。

三十万左右人口。

克烈部。又写作凯烈、怯烈、怯里亦、客列亦惕、克烈夷等。该部占据着土兀刺河（今土拉河）与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一带的回鹘汗庭故地。克烈部有许多分支，见于史籍记载的有：只儿斤、董哀、撒合夷、秃别干和阿勒巴惕。

乃蛮部。又写作乃满、乃马、乃曼、奈曼、耐满等。据《史集》记载，乃蛮人一部分住在山地，一部分住在平原。其居地是以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为中心的广阔地域，为一“国大民众”的大部族。

蔑儿乞部。又写作密儿纪、梅里急、灭里吉、蔑里乞等。其居地在斡耳寒河、薛良格河（今色楞格河）下游一带，为漠北强部之一。

斡亦剌部。又作外剌、猥剌等。据《史集》记载，该部“人丁众多，兵强马壮”，其居地在“八水”，即谦河上游。

汪古部。又写作雍古、瓮古、王孤、旺古等。其居地在阴山以北，南面与金朝接壤，臣属于金，为金守护边壕。

在蒙古兴起以前，大漠南北的众多部落长期以来“散漫无共主”，一度以塔塔儿部最为强盛。突厥文碑刻中就有“三十姓达怛”的记载。塔塔儿之名也早为中原人所知。自“达怛”初见于唐代史书后，“达怛”、“达旦”、“塔坦”、“鞑鞑”之名屡屡出现于新、旧《五代史》及《宋史》中，《辽史》、《金史》又将鞑鞑称为阻卜或阻鞑^①。从“三十姓达怛”这一名称来看，塔塔儿显然早已形成一个较强大的部落联盟。塔塔儿部是蒙古兴起以前蒙古高原

^① 参阅王国维《鞑鞑考》，载于《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余大钧《论阻卜与鞑鞑之异同》，载于《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上最著名的大部族。由于塔塔儿势力强盛，声名远扬，故一度成为蒙古高原各部的泛称，如拉施特所言：“由于塔塔儿的强盛与煊赫一时，人们对种类和名称不同的其他部落，……全都称之为塔塔儿。各部也自以被称为塔塔儿而感到伟大而尊荣。”^① 为对各部有所区分，中原人有时将克烈部称为“九姓鞑靼”（或“北鞑靼”、“北阻卜”）；将蒙古部称为“黑鞑靼”；将汪古部称为“白鞑靼”（或“阴山鞑靼”、“阴山阻卜”）；以“生鞑靼”统称北边的“林木中百姓”诸部落。由于“鞑靼”（“达达”）作为北方各部之泛称由来已久，因此在入元以后，尽管“蒙古”是元朝统治者对本民族的自称，但中原民间仍习称之为“达达”。以至泰定帝即位诏书的汉译文中，也将蒙古地区译为“达达国土”，译蒙古人为“达达百姓”^②。元亡以后，明人仍称蒙古为“鞑靼”，《明史》为蒙古立传即名为“鞑靼传”。

第二节 蒙古各部的统一及蒙古民族的形成

自公元九世纪中叶起，大漠南北地区风云变幻：黠戛斯人南下、回鹘人西迁，契丹人势力和女真人势力相继北上……。在这个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蒙古高原各部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内外诸因素的作用下，进入长足发展的阶段。

辽、金时期，北方游牧部落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放牧范围的逐渐扩大与牧业技术的不断提高，使不少部落的畜牧业呈现出“千百成群”的兴旺景象。据史书记载，辽太祖耶律

^① 《史集》中译本第一卷，第2分册，第166页。

^② 见《元史》卷29《泰定帝本纪》。

阿保机北征弘吉剌部时，一次就俘获牲畜一万四千二百余头，车辆庐帐等器物二十余万件；辽天祚帝时，仅塔塔儿部一次所贡马就有二万匹之多。畜牧业的发展，使畜产品加工业随之而发达。牧民不但加工皮毛、皮革，而且用以制成甲冑、衣著、鞍鞯、毛毡、弓弦、器皿等物。这个时期各游牧部落与其他民族的贸易往来愈益增多，他们南与中原内地进行互市，西与畏兀儿及中亚诸国互通有无，南与西夏也有密切的产品交换关系。他们以畜产品换取铁器等生产工具和绢帛等生活必需品。当时，常常有一些外族商人深入漠北腹地贾贩贸易，进行交换活动，其足迹所至，甚至远达森林部落中。例如《元朝秘史》记载“有阿三名字的回回，自汪古惕种的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处来，有羯羊一千、白驼一个，顺着额尔古涅河易换貂鼠青鼠，来至巴泐渚纳海子”。阿三经商所过之处，正是森林部落分布地区。同样，蒙古等部的游牧民也常走出草原，“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①。

辽时，由于契丹统治者对漠北各部采取禁铁政策，在互市中严加防范，“人民不得夹带交易”，使北方各部无法从内地大量获得铁与铁器。据十三世纪的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在其《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早期的蒙古人得铁颇为艰难，以致连一副铁马蹬也是奢侈的标志。到了金代，对北方铁禁渐弛，中原铁钱等铁器大量流入北地，游牧各部“遂大作军器，而国以益强”^②。铁器的使用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从《元朝秘史》的记载可以得知，在十二世纪的蒙古社会中，铁蹬、铁蹄、铁锹、铁索、铁锅等铁制用品和箭矢、铁甲、枪矛、环刀等铁制武器均已

① 《契丹国志》卷 22 《四至邻国地理远近》。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19 《鞞鞞款塞》。

齐备，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刀、针、锥、剪刀等，并且出现了专门的铁匠。铁的输出，铁制物品的使用，对草原牧民从生活到发展畜牧业、手工业以至改进军事装备等方面无疑都有巨大作用。

北方游牧各部业已掌握了铁器文化，因而使社会生产获得强有力的推动力，为其社会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物质的前提。随着生产的发展，游牧各部的内部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十一至十二世纪的漠北社会的氏族制度已然趋于瓦解，氏族内部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已经产生了私有制与剥削关系，并且越来越占有主要的地位。游牧方式的改换，由古列延（Küriyen，集体游牧方式）转向阿寅勒（ayil，个体游牧方式）就是这种社会变化的主要形式。起先蒙古各氏族分别组成古列延，由毡帐数百，列成环形（氏族长老的毡帐居于中央），共同游牧并共同驻屯。后来，古列延集体游牧方式逐渐丧失其经济意义而解体，向着私有的个体经济加速转化。于是，个体游牧的阿寅勒方式诞生了，并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方式。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十一至十二世纪时，漠北游牧社会内部已存在明显的贫富差别与阶级分化。各部“以部族内最富豪者为首领”^①，部落首领占有大量牲畜，役使那些贫穷的部落成员，逐渐形成了那颜贵族阶级。通过部落之间的掠夺战争，这些草原贵族成为巨额财产和众多属民的拥有者。据拉施特记载，蒙古部土敦篾年的妻子莫挈伦拥有充足的资财，“每隔几天，她就要吩咐将畜群赶在一起，她的马和牲畜，多得无法计算，当她坐在山头上，看到从她所坐的山顶上直到山麓大河边满是牲畜，遍地畜蹄时，她便喊道：‘牲畜全聚拢来’”^②！与此相

① 《契丹国志》卷22《四至邻国地理远近》。

② 《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8页。

反，一无所有的穷人不得不用自己的子女去换取食物，送给富人当奴仆^①。草原贵族为从事战争与自卫的需要，都拥有从属于个人的亲兵，这类亲兵称为那可儿（nokor，“伴当”、“伙伴”之意），势力强大的贵族首领并组织了自己的护卫军。贵族阶级凭借着手中的财富与权势，高居于平民（哈刺抽，qarachu）与奴隶（孛斡勒，bo'ol）之上，在社会中居于主宰地位，享有各种特权。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原先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逐渐为地缘关系所取代，草原各部落先后跨入了阶级社会的门槛。

蒙古氏族制度既已瓦解，而游牧经济又不适于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因此在辽阔的漠北草原上，蒙古社会开始向早期封建制度过渡^②。

辽朝末年，统治式微，契丹统治者逐渐失去了对漠北地区的控制。女真统治者在灭辽之后即忙于对宋的长期战争，未遑经营漠北地区。金朝除了在初期（主要为清扫契丹残余势力）和晚期（主要是针对弘吉刺、塔塔儿等部）两度对北方较大规模用兵外，更多的时期则是大体以界壕一线地带为限，对北方基本上采取守势。这种形势的变化，使漠北各部得到了壮大自己力量的机会，于是争权夺霸的战争便在各部之间展开。

由于战争是那颜贵族扩大权力与财富的主要手段，所以草原部落之间相互征战攻伐就成为经常性的社会行动。十二世纪的漠北社会呈现的是一种动乱激荡的局面，正如《元朝秘史》中所说：“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部落间相互混战的过程中，一

① 见《元朝秘史》第14节。

② 参阅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峻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